自毛詩、謎笑有鴻儒、往來無丁、東壁圖書府、西園翰墨林、皆集成語、彷彿家常便飯、老生常談、未免乏味、余曾記結除夕藥店、新年懸一對聯、用鳳頂格云、「黏得宜宜纔是福、除將濟世別無功、」可謂面面俱到、歎爲佳構、余家自下、近西園鳴羊

## 新新詩話

朱劍芒

余自民國紀元迄今、嘗撰詩話四卷、一我聞室詩話、二時令詩話三蕉愁蝶倦室落花詩話、四秋棠室詩話、除一二四三種、分載蘇申各報外、其第三種曾在小時報登載千餘言、適以事索稿、中輟未成續、已之稿、且已散佚、蓋以脫離教育、專事筆墨、書閣雖藏於書局職務、入夜至疊卷閣、蓋往時生從課卷、堆積案頭、披沙則無金可揀、點鐵則抱殘已窮、拈毫思索、窘困萬狀、今則凡淨慮明、一燈獨對、胸襟開豁、如悲皆竭彷彿武陵漁父、乍入桃源、由極偏狹處、頓現洞天廣地、其愉快爲何如、因復狂興斷續、飽吮禿管結撰我詩話、

詩話而名之以新、一新不已、更重之以新新、人必疑我爲專述新時代之新體詩矣、是不可不先有所申明、劍芒非新人物、未嘗加入新文化運動、舊式詩體文字、確亦愛作、所謂歐化式之新體詩、非惟從未作過即當代名公風行一時之作品、亦未敢摭誦隻字也、當青浪費筆墨、更作無謂之新體詩話乎、即或他時新學更盛、禁作文言、效北宋經京、樹元祐黨碑、曰亦當師後君苗、焚我筆硯、新詩詩話、悉惟流我頭角崢嶸之兒輩作耳、然則我之詩話、何以名新新、蓋往時所作詩話、無非掇拾前人時句、或加評騭、或抉隱微而已、今欲別開蹊徑、一新面目、所載詩句、無論已作、或他人之作、必擇其最近最新、古人或近人已謝世者、著作纍富、更不道其一字、此所謂新也、且詩話之作、適當陰曆新歲、爲紫更新之日、實此又一新也、故名曰新新、此新新詩話、將披露於新聞報乎、新申報乎、抑新世界報乎、彼經以新名、若或一新、況剞劂年月、多則在三十年之前、少亦經七八年矣、名雖新、其實非新、所謂此新之又新、名副其實者、厥惟新新公司屋頂花園之新新日報、新新公司蓋於去冬開幕、新氣象固本昔脫、而新新日報之刊行、始於丙寅元旦、其新誠無以復加矣、新新詩披之露、非新新日報、又將誰屬、愛而錄寄劉君恨我、俾與讀者相見、（未完）

## 舊曆新年中之趣聞

余弭文

□父綁女票勒款還債

國人習俗、仍以舊曆爲末、爲結束一切之關鍵、富有者固無懾於索逋臨門、難以應付、無如一般惟搭空架之人物、自歲首以及年關、均憑虛搭空架欺人之本領、以圖敷衍場面之資、其手段精明者、至年關償債人、無論如何迫索、猶能設法應付、至於半活半死之黑語中人、則足能供吾人噴飯之資者多多矣、茲紀一事、可見一斑、

西門外黃姓、浦東人、入無籍已念餘載、其夫人姜氏、本淑良賢之流、因不悅黃某之嗜好、故於五年前與人分居、黃雖年逾知命、而於嗜吹之外、尤喜酒次、故亦另闢金屋、以享末了之艷福、黃有二女、長名大毛、業已出嫁、次女名三毛、年甫及笄、容貌可人、聞頗現身銀幕、苦無門徑、去夏結識某鼎鼎大名之影家、某君因宜圖漁利、故於入影界門徑、密不告知、詎其母姜氏、雖無阿芙蓉癖、但亦有兩北之嗜、因此、對於三毛如此如此之勾當、亦不加以禁止、且甚願其愛友時相往過、『蓋影家、可當君自戲故也』去歲除夕前一日、黃某之密架將穿、恐懼萬狀、百計籌畫、無法彌縫、其如夫人乃爲之作策曰、『君乃忘却三毛耶、倘將三毛誘來、則千百鉅金、可立待也』言時、並附耳密語良久、黃某爲勢所迫、至此言聽計從、果遣夫役赴姜氏處、謂老節今夜、欲請三小姐暢飲一杯、不知允否、姜氏不以爲意、任其前往、至則堅禁一室、並另着人報姜、謂如不立携現金去取、則老節將售三小姐於他處、以作度歲之資、姜氏與大毛相顧失措、謂吾騙他一生、不料今日亦爲騙我、不得已、以羊百頭爲交換、黃約嫌爲數太少、緣憑權人叢集於客堂中、無法揮之便去也、噫、目下社會中人、如黃某者、幡河沙數、欲補救之、非從節儉始不可、

## 吾友雜談

（續）朱鴻柏

（十二）郁慕俠

編華文滬報者、郁慕俠君也、慕俠馳騁文壇、名滿著作界、撰有慕俠叢纂等、自編滬報後、日求精美、今則又將滬報擴充、故銷數驟增、慕俠提携後進、不遺餘力、是以該報、投稿者、多新進著作家、

（十三）王濤富

濤富、余雖未謀面、然度其爲人實一好友者、昔曾訂閱春花、分贈各友、即此一端、可以想見矣、君服務商界、而以短促餘暇、握筆作文學生涯、誠屬難能矣、

（十四）朱鴻柏

朱鴻柏、別署紫倩、海虞產也、小說爲永、不落凡套、海上報章雜誌、多君作、雖未識其人、殊仰慕之、適去秋編香草畫報、始與君通訊、魚來雁往、竟成知交、時君方求學於滬、年假多暇、相約一晤、但吾適服務本公司、朝出夕歸、更輯「開幕紀念特刊」索稿校對、終日碌碌、苦無空暇、君竹數過吾廬、均相同左、大殊以爲歉、後返里前一日、訪吾於本本公司五樓、始識荊焉、君年少英英俊、談吐溫雅、一大有作爲之青年也、吾日以本報出版、想君爲基本撰述、欣然應允、珠爲讀者慶眼福不淺、聞君元宵後、將來滬、聚首非遙、快何如之、

恨公補記

□程魄夫徵求本報

鄭人現缺新聞日自第一期起至十一期止者有願割愛者、請寄本埠三馬路延康里錫華號轉程魄夫收、當以郵在十二枚奉酬、但須連無污損、否則退還、

第一回　銀鏡綺語浪子銷魂　朱慕藏泰程娃歡醜

救妹是難的、我現在只希望自己早早畢業、希望小些得一個教員職位、也好養在我老母幾年、梅麗說到這裏、一時顯着了、吟春急忙道、妹妹的身世果然可憐、但是照妹妹才學、不愁不發達、況在女權擴張的時代、照妹妹的才情、正是有爲的、妹妹在鴻道裏幾年被啊、想必是要畢業快了、聞說這學校是教會裏設立的、想必學課上對於英文是很注重的、那學費不知一年要多少、梅麗道、教會學校的學費是很廉的、對於著學生連書籍都可免的、但是那裏有一種惡習、是強逼人家入教、請那耶穌的聖經、我想我們中國人應當堅守自己的國教、有祖國觀念、好教養成國的強盛、入了外教、不免染一些奴隸性、那是我很不願意的、只苦在經濟上、沒奈何就偷安厚臉去做那不願意的生涯、現在的中等學校畢業後、也讀一二年就想去謀生計、好在那裏英文很注重、能往有公館人家教教小孩子、也可以去得、吟春道、那是太埋沒了妹妹、照我意思還是讀上去的好、梅麗道、哥哥說的不差、但是做妹子的有一種說不出的苦裏、讀完果然可以讀上去、就是令親也願補助我、我只很不願意他借着金錢來買我自由、吟春道令親是誰啊、莫非就是令尊嗎、那末他一番好意、你也不好辜負他呢、梅麗道、是、……不是、我很不願意提這個他、